# 我的“闲书”生涯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梦回江南 更新时间：2025-02-26

*我本是俗人，冒充风雅客，漫舞经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，自小不识字，坐听前人书……小时候听过走州过府的江湖说书人的“大鼓书”，沙粗的嗓音和诙谐的说唱，给童年的我和电视还不普及的乡村的父老带来不少的乐趣。那时的我还喜欢在暖暖的冬日午后窝在一个避风...*

我本是俗人，冒充风雅客，漫舞经阁半卷书，坐井说天阔，自小不识字，坐听前人书……

小时候听过走州过府的江湖说书人的“大鼓书”，沙粗的嗓音和诙谐的说唱，给童年的我和电视还不普及的乡村的父老带来不少的乐趣。那时的我还喜欢在暖暖的冬日午后窝在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听村里那些“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还多，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”的老人们谈天说地，既有荒诞不经的传说，也有他们亲身经历的大跃进、文革时期的荒唐情事。要是晚间，他们还会聊一些鬼故事或者他们走夜路“鬼打墙”的经历，吓得我不敢回家或者出门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孩子们的书包里，除了几本教材之外，其余的多是花牌和连环画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女孩子们踢毽子跳绳，男孩子们多斗鸡子掼花牌看连环画。掼花牌是需要“雄厚的资本”的，家里得要有很多旧书才行，有的孩子有时候输急眼了，就会把作业本甚至《基础训练》撕掉叠成花牌去打复仗。连环画是基本人人都有的，哪个人的书包都或多或少有几本，大家交换着看。我的启蒙阅读就是从这开始的。课间、夏日午休甚至上课时也偷看，被老师没收的也不在少数。记得我看的第一本连环画叫《醉僧除霸》，粗浅的故事和较为粗劣的画法，我们小伙伴也看的津津有味。当时的连环画有两种:一种是手工简笔画（后来才知道那些当中有不少是一些名家画的），五花八门看了好多，像什么《天龙八部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红岩》等，但大多数是残篇孤本不成系统，看了上集没有下集，看了第一集没有续集；还有一种是电影影印的，当时的一些热播电影，像什么《南拳王》《铁桥三传奇》《武当》，还有外国的电影《战争与和平》《乱世佳人》等，都有连环画，还有我后来才知道的是《荷马史诗》中的一些故事，记忆比较深的是奥德修斯艰险的回乡历程。当时也不知道子丑寅卯，有书就看。看的比较成片段的大概是《杨家将演义》《呼家将演义》和《薛刚反唐》这类历史演义类的故事。其中画的最逼真的是《杨家将演义》，尤其是穆桂英俏丽英武的飒爽英姿，着实让我和小伙伴们着迷，大家争抢着看。当时还以为这都是历史真实呢，我后来在《上下五千年》里去查证，不免失望，什么八贤王鞭打昏君、穆桂英挂帅、薛刚五凤楼惊死唐高宗、双王呼延丕显调戏庞贵妃满门抄斩，几乎都是虚构的。即便如此，它们却给了我粗浅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故事世界，让我的少年时期充满了五彩斑斓的色彩。可惜后来那些小人书突然就销声匿迹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本也找不到了，而且书店市场上也没得销售。2024年夏天去扬州东关街闲逛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一个旧书摊前摆着好多旧的小人书，五元一本，拿起翻翻，虽然很多都是我没有看过的，但历经世事，已不复当年的心境了。

我接触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金庸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那是金庸的武侠开山之作，也是我的处女长篇读。古铜色的简古封面，让人一看，觉得那里面是旷古蛮荒的神秘世界。读进去之后，果然是一个侠义的世界和热血的江湖。可惜的是，只有上集没有下集。我反复看了几遍，里面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烂熟于胸了，急切的就是找不到下集，直到上了中学以后，才偶然发现同学手里有，迫不及待的借来，“书非借而不能读也”，废寝忘食的看，甚至上课也偷看。一天中午午休间，正扒在课桌上沉浸在我的武侠世界里，突然一只手从我身后一把把书抓走，我霍然跃起，正待勃然发作，转身一看，颓然蔫吧——班主任正怒目瞪视着我。我被拎出教室，蔫头耷脑地被训斥了半个多小时。即使这样，也没能阻止同学们和我的读武侠的热忱。男生当时流行看金庸古龙梁羽生，女生热衷于琼瑶三毛岑凯伦。有这样一个现象:女生可以看金古梁，但男生很少看琼瑶，丢不起那个人。当时台湾的言情剧传过来，刘德凯刘雪华马景涛等人演的，哭爹爹喊妈妈，眼泪鼻涕一大把一大把的，更增加了对琼瑶作品的鄙夷。但后来也尝试着看了几本，发现虽然缠绵绵意恻恻，倒也不难看。由于当时能读到的书限于经济实力比较有限，所以于书无所不览，不辨良莠，都觉得很精彩。像一些二流作家如司马青云、温瑞安的作品，还有一些现在叫不出名字的作家，隐约还记得一些。

小学毕业那年夏天，正好赶上我毕业季，没有任何的学业负担，家里给我两个干活选择:一是放牛二是放鹅。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二。放牛既要顶着酷热暴雨，还要防止牛干头，牯牛一见面就是死敌，拉都拉不住，一旦干上，场面相当惊悚恐怖。放鹅轻松多了，鹅是光明磊落的君子，走路昂首挺胸，从不像鸭子一样鬼鬼蜮蜮钻稻田里找不到。于是我领着任务，每天带领我的十四个兵，晃晃悠悠来到离村一公里左右的一片松树林，旁边有几个不大的水塘，把它们往里一赶，我就拿着自带的麻包或者蛇皮袋躺到松树林的树荫下，天不管地不收安闲惬意地沉浸于我的故事世界里了。有一天父亲出门回来，捡到别人遗落在长途汽车上的一包书，可把我们欣喜坏了，村里也有人来借阅，现在是散佚的一本也见不着了。记得有警探类的《剑与盾》，历史类的《清宫艳史》，我印象最深最感兴趣的还是那本《清宫艳史》，作者记不得了，书属于章回体旧小说，演绎了清朝的帝王情史和一些历史传闻，让我对清朝的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，虽然作者的重点并不在此。虽曰艳史，文笔并不绮糜猥亵，反倒笔触清新细腻，典古高雅，用老夫子一句“思无邪”一言以蔽之，当之无愧。描绘华美丰赡，惹人遐思，有宝玉游“太虚幻境”之情思，满屏皆是丽姝，书中绝无无盐。于我而言，有一种情爱与两性的启蒙作用。

真正登堂入室，阅读中外经典名著，还是在读师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大把的空闲时光。那时也是“南巡讲话”、市场开放之初，盗版翻印书籍充斥图书市场，就这样读着少量正版大量盗版图书快乐的成长着。盗版图书错字连篇、甚至错页不断，但也不会妨碍我们的阅读热情。

2024年夏天，在安师大听了文学院刘运好教授的一堂讲座。在闷热的大礼堂里，几千人的热量使空调的效用显得微不足道，刘教授很有魏晋名士风度，不是和我们“扪虱而谈”，而是摇着蒲葵扇，侃侃道来:“……《汉书》看了六遍，《史记》看了十一遍，至于《世说新语》，是我的案头读物……”，让我惊异的倒不是《汉书》《史记》看了多少遍，二十四史前四史文笔最好，这是谁都知道的，而是《世说新语》何以成为案头读物，不就是我们中学课本里那几篇平淡无奇的小短文么？抱着这个新奇，我后来终于在书店购得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、复旦大学蒋凡、李笑野等人注评的精装版《世说新语》，粗略翻翻，即视若珍宝，也即成为我的案头读物。的的确确，我也花了很大精力，结合《晋书》和《两晋演义》，把魏晋那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弄了个大概，但我依旧做不出鲁迅《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》那样的篇章，可见学养由天人。

物与时移，心随境迁。当年可以一气读完蔡东藩500万字的《中国通史演义》的我，有一段时间是长篇看不下去，短篇又不愿意看，心浮气躁，意气颓桑。《世说新语 贤媛》“王江州夫人（谢道韫）谓谢遏（谢玄）曰‘汝何以都不复进，为是尘务经心，抑是天分不足?’”

人们说，毁掉一个人一部手机足矣，信哉!手机干掉了电视、干掉了报纸、干掉了信用卡……它也正在干掉我们的颈椎和眼睛，放下手机，拿起书本吧！于是我又拿起了我心爱的书本，抚摸着厚厚的、泛着油墨香的书本，心里无比怀念而踏实。十年前就看过的《平凡的世界》依旧把我看的热泪盈眶，二十年前看过的《东周列国志》看起来依旧那么津津有味。《雍正王朝》《康熙王朝》又看了一遍，也谨以此致以对今日去世的二月河先生深深的敬意!!

本文档由范文网【dddot.com】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dddot.com站内查找